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桂花

院里的桂花开了。中秋夜，盈月清辉洒在院落，四围寂静。月下花影，满院清香。恰逢师友来访，便在桂花树下摆了小桌，置上椅子，端来几碟小菜，斟上桂花酒，饮酒，闲说。

桂花又名木樨，是木樨科常绿乔木。据说因树干纹理像犀牛角，应植物之名，遂作木樨。这名字比桂花雅，但平常人还是叫它桂花，其叶脉形似“圭”字，故“桂”字从木从圭。

桂花颜色不炫，朵形小巧，隐在枝叶间，以多繁盛，以香服人。“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李清照赞其花中第一流。

明月高悬，民间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仙人吴刚犯错被罚，在月宫砍伐桂树，随砍即合，伐木不止。以前听这故事，觉得吴刚可怜。如今想来，我们亦是伐木之人。好在有些闲情，赏秋月，采桂花。见妇人在树下铺一块布，拽着枝干使劲摇，桂花雨簌簌地落下，布上积了厚厚一层，捧一把在手心，松松欹欹的，花香扑鼻。

桂花药食同源，《本草纲目》说它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桂花蜜、桂花糕、桂花茶、桂花酒，一口气说不完，想想都馋。鲜桂花拣净，用金桂最好，香气最浓。一层花一层糖铺进罐里，糖化开，浸透了花，便成了桂花蜜，冲水拌食皆好。干桂花

留到新年，洒在年糕上、汤圆里，点点金黄，更添香甜。若说惬意，还是桂花树下喝桂花酒。

唐伯虎说自己是桃花仙人，我陋室小院，市井凡夫，不摘桂花卖酒钱。街巷小店的桂花酒不贵，费些碎银，提着桂花酒，欢喜而归。斟满玻璃小盏，灯光下色如琥珀。来来来，举杯浅饮，酒液醇厚柔和，口齿留香。

杯酒在手，与良师喝，与益友喝。谈天说地，谈旧事，说理想。师说：“人皆以蟾宫折桂为荣，其实，普普通通没什么不好。追功逐利，最后几人能成？成了又如何？新的烦恼，新的压力，照样压得喘不过气。生活是门玄学，种瓜未必得瓜，种豆未必得豆。我们不过是世间一尘埃，要永保希望，心怀善念，踏实安静地在天地间活。心安即静，行安则远。”言毕，老师满饮了一杯。他说得很慢，像是说给我们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今夜花好月圆，不觉续了数杯，酣睡至天明。王维说，人闲桂花落，妙在“人闲”。今宵酒醒何处，何须学吴刚，伐木不休。心闲而观落花，心静方能格物。

桂花里头，有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开得最热闹，花色橙红，艳丽可人，香气却淡；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最浓郁，花开时节，满

城都是它的味儿。银桂花白里泛黄，花香也淡。它们都赶着秋日开花，热热闹闹一场，然后谢了。

唯独四季桂，香不如金桂，艳不如丹桂，资质平平。可它花期长，一年能开好几回呢，不声不响，常伴左右。院前有棵四季桂，树干一握有余，皮灰褐色，叶常年绿着，是灰扑扑的绿，不似那般油亮。花就更不起眼，似米粒大小，花色近白，一簇一簇藏在叶间，不凑近看，常常忘了它在开花。就是冬天，偶有暖阳，也能见着零星的几粒。

四季桂像那些平凡的人，默默无闻，扎根一方土地，没有好看的模样，没有过人的本领，没有更大的舞台。挣的是一份辛苦钱，虽多有劳累，却也有着一份自在。没有那些你来我往，你争我抢，只是简简单单地活着。春去秋来，寻常院落，屋檐上有鸟语，屋檐下有花香，院里种几畦菜地，墙边晒着衣裳，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

丹桂以色夺目，金桂以香袭人，只开在秋天；四季桂普通，反倒享四季之景。如四季常开、色艳花香者，普天之下，我从未见过。万物均衡，不会把所有优势集于一人或一物。年少的时候，总奢望完美，总觉自己是骄子，可享非凡之物，可得非凡之人，结果寻寻觅觅一无所获，起起伏伏伤痕累累。那终究是理想世界的文字，不曾踏过现实世界的泥潭。所以必要让你有一番经历，吹吹冷风，泼泼冷水，好从梦里醒来。

高大的乔木易遭雷火，高耸的大厦坍成废墟，呼风唤雨的人物沦为了阶下囚。闹哄哄一阵，又归于沉寂，像极了《红楼梦》的收场，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



◇山河故人

一把油布伞

叶国胜

儿时上学，我们村读五年级的学生每天要爬上一座山，到另一个山谷里的村部上学。早上上山去，中午翻山回来吃饭，饭后再上山，傍晚放学回。一天两趟，晴天无所谓，雨天就遭了殃：头上的斗笠根本防不住雨水，不仅弄湿了衣裤，书包里那用生产队育秧苗的破塑料纸包住的几本书也跟着湿了大半。

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为了我这老来独子不再受雨水之苦，居然花大钱给我买了一把从未见识过的崭新的油布伞，伞体厚重，金黄的油布散发着浓郁的油脂香味，从伞柄到伞头几

乎和我个子差不多高，撑开后，伞下可以容纳两三个小朋友。这把伞也成为附近几个村中唯一的一把“蘑菇大伞”。一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在那个做一天工分才一角钱，一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父亲买这把伞要花多少钱，但我清楚地记得下雨天我们一行人走在山路上，同学们对我的蘑菇大伞投来羡慕的眼光，关系好的同学干脆把斗笠拿在手上，直接钻到我的大伞下面来。那时的我，有时还希望老天几场大雨，好让我迎着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撑着新伞在雨帘中来回奔跑。

◇人间小景

四个月亮

阮德胜

中秋，应邀赴宣城参加姜湖诗会，逢雨，诗人们便思起月来，我也与大家分享了四个月亮。

第一个，是纪光普的月亮。纪光普是我高中学长，彼时我曾接力了他创办的秋浦风文学社。1989年，他给我的一组散文诗《月亮·人》写了一篇评论《月亮的诗和诗的月亮》，发在《秋浦风》校刊上，这可是我文学人生中收获的第一篇评论。当时，我像遭遇初恋一样，憋出了一脸青春痘。评论说我是如何让月亮入诗的，也便是说如月的物象要如何入诗，以及物象要有隐喻，方才有“暗光”。

今天的诗人不容易，古往今来，还有哪个物象没有被前人用过？

他在评论里还写道：写诗要写出“诗的月亮”。其论尽管不是很伟大准确，但我意识到了，他说诗要有标准。这我相信，在诗歌疯狂的年代，我发表在1992年《女友》第11期杂志上的一组情诗《清丽有月亮》，令我先后收到了两千多封女青年的来信，但这都是35年前的事了，可“诗歌要有月亮级的高标”，依然清

晰如新，照我前行。

第二个月亮，是李白的。早年不太懂事的时候，读到李白的《静夜思》，固执地认为，这是他最水的一首诗。一首加题目共31个字的诗中，两个“明月”、两个“思”、两个“头”。后来40岁了，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读硕士，与几位老师探讨文学是人性学的问题，似乎找了那把钥匙。便用它去打开这首诗，才看出自己的浅薄——看看这首诗：头一句“床前明月光”，意思是看到了月光，至于是床前、是窗前，还是井台前，无所谓。第二句“疑是地上霜”，有点味道了，点出了节候。霜，即意味着冷。过往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饥呀寒呀，才会想家。试想，如果那天李白面前生着火炉，里边煮着猪肉纯粉条，身边偎着个娇娘……不要说他看到月光，就是看到大雪飞天，他也不会想家。

他感到冷，自然会想家，于是“低头思故乡”。但他为什么“思故乡”前还要“举头望明月”呢？答案在诗中，他看到了如霜的月光，月光的故乡在遥远的天上都能看到，而他的故乡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秋风里，好在有桂花相伴，好在有良师同行。花年年开，酒年年酿。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月色朦胧，花不艳，酒不烈，却恰好温柔。此刻风轻、人静、心安。

远山迢递

我记得清楚，教五年级的张老师看着放在教室后排角落里的蘑菇大伞时，还用这把伞给我们上了一课。张老师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这把油布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天底下，父母亲的爱，是最无私的、最伟大的！当父母老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孝敬父母，要让父母开心。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继承好、发扬好，让爱心世代延续！”

小学毕业后，我们到五里路远的村庄读了三年中学，依然是早上出门，中午回家吃饭，一天两趟的求学时光中，那把大伞给了我更多的庇护。我也在更多的同学面前，展示了蘑菇大伞的美好。

弹指一挥间，五十年过去。而今，那把金黄色的蘑菇大伞早已不知去向。父亲也已辞世二十多年。蘑菇大伞下爱的时光，父亲那爱的眼神，一直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

呢？“将心比心”啊！这可能便是这首诗的指向。

李白的月亮，散发到了人性之光，很贴心。第三个，是武王墩的月亮。看今年央视中秋晚会，有个AI微短剧很新颖，一个月亮挤进淮南武王墩博物馆，去找一件三足球形簋，它像小蝌蚪找妈妈一样，边找边照亮了一批活态化的文物，最后找到了那只簋，完成了天地之合，见证了艺术初心，创意很好。拟人的月亮活泼可爱，又有了良好的博物宣传。

可中间来一位博物馆员，吓得文物回到原态，吓得月亮躲将起来。这时月亮为何要躲呢？它完全可以直接飞到窗户上，成为“窗中月”，依然照亮着整个文物家族，是不是？

我们的诗歌，包括一切的文学艺术，很多时候在自我遮蔽。如果没有像武王墩的月亮来帮我们，我们可以去找光亮呀，尽管这需要勇气。

由此可见，诗歌和我们都要有照亮，最好是月光，清纯而静谧。

第四个月亮，是中秋的。天象说，今年的月亮，不是圆在十五，也不是圆在十六，而是圆在十七。

老人家常言：好饭不怕晚。好诗就像一轮圆月，无论白昼黑夜，无论物换星移，无论风雨雷电，无论真假善恶，它都在那里，是圆是方自有定论。我们的身前影后，总是有“等不得红藕炒茼蒿”的人，总想做那只早立小荷的蜻蜓，何必？

诗要圆满，人要圆满，至于是哪一天被看见，自有安排。

黄荆叉

刘梅芳

在乡下，一阵风，一场雨，都有养分，枝条一经风雨便野蛮生长。我家的老屋外，横着一片水田，水田的坝埂宽阔，妈为了不让鸡鸭下田啄食秧苗，在坝上扦插了一排木槿和黄荆叉。日久天长，野生的蔷薇、白木香也见缝插针地落地生根，屋前慢慢长成了一道天然的花篱笆。

木槿生得规整挺拔，花色是恰到好处，枝条无序，根系四处扩张，低垂的枝叶簇拥在木槿的周围，像一群小跟班。蔷薇与白木香横向缠绕，枝枝蔓蔓。黄荆花细碎繁密，一串串横在枝梢，泛着浅浅的蓝影，花香也是淡淡的，却很招惹蜜蜂。各式小花在春风下摇曳，香甜的气息便飘进我们的院子里来。

过了中秋，洋槐墩的风渐渐有了凉意。身姿高挑的木槿要开始告别挺拔繁茂的枝干，妈比着黄荆叉的高度，用镰刀将木槿枝干拦腰截断。这道春夏繁茂似锦的花篱笆，等到花朵凋零之后，要迎来它们的新任务——晒被子。

在洋槐墩，家家户户都有几床厚重的棉花被，那是王岭头的老弹匠一锤一锤弹出来的。做被子是力气活也是细活，每年到了腊月跟前，老弹匠就在村头的公堂里支起弹弓架子，开始做棉被。各家送来的新棉花，经老弹匠用木榔头在弹花弓的弦上猛力一敲，弹花弓便嗡嗡震响，弓弦下花絮飘飞，蓬松洁白如云。“嘤嘤，嘞嘞”地响了一天，一床棉胎就成型了，再上下、左右、对角拉上密密匝匝的白线定好型，一床新被才算大功告成。被子也是洋槐墩女孩嫁妆的一部分，我妈总是心急，在我十二岁那年开始为我准备嫁妆，她还别出心裁地让老弹匠用红毛线在白棉胎上编上制作年份和我的名字。

洋槐墩的冬天很冷，棉花被都做得很大，八斤的，十斤的，一经梅雨季，潮得发沉。所以，在洋槐墩，晒秋不只是晒豆子、稻子、芝麻等谷物，还有晒被子。水田边的花篱笆是个晒被子的好地方，向阳，开阔。细软纷披的黄荆叉枝条，与修剪齐整的木槿枝干彼此缠绕，形成了一道密实又坚韧的篱墙。一床床花花绿绿的棉被，铺到篱墙上，经秋光暖阳照上一整天，等到缝隙里灌满了阳光，夜里裹着入睡，梦里都是安逸亮堂的。

黄荆叉本叫黄荆，是家乡山野里的寻常草木，老一辈依着它分叉丛生的姿态，叫它黄荆叉。秋天的黄荆叉，比木槿招人欢喜，因为她那微不足道的黄荆子。黄荆花招引蜜蜂，总带着淡淡的蜜香；而成熟的黄荆子，闻起来带着一丝清浅的苦，花子灰不溜秋的，比小黄米还要细小。年过八旬的二婆，摇着一双小脚，常年在田间地头钻来钻去找食物。她很坚定地认为，黄荆子大有用处。等到黄荆叉枯黄落叶，二婆便背着布袋，沿着水田的坝埂，双手一把一把地捋下黄荆子，直到布袋子装满，搓去碎叶，晒干，炒熟，再用石磨磨成粉，然后拌上红糖，招呼这群小孩子们去吃。

我们坐在门楣上，围着二婆，一人一口，喜笑颜开。黄荆粉依然有花香里的清苦味，彼时，我们不以为然。二婆是村里唯一会做黄荆粉的人，她常年独居，最喜欢召集这群她看着长大的孩子围坐一起吃吃喝喝。在物质不够富足的年代，二婆的炖老南瓜、烘山芋条，炒黄荆粉都是解馋的好物，成就了我们清贫日子里的温暖回忆。

时隔多年，当我想起这段往事，认真真查阅这不起眼的乡间草木时，才发现目不识丁的二婆非常了不起。在魏晋《名医别录》中，有黄荆叉首次入药的记录——“牡荆实，味苦，温，无毒。主除骨间寒热，通利胃气，止咳逆，下气。生河间、南阳、冤句山谷……八月、九月采实，阴干。”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为黄荆叉单独列项为“木部·牡荆”。我们的身前影后，总是有“等不得红藕炒茼蒿”的人，总想做那只早立小荷的蜻蜓，何必？

农家生活多是这般平淡琐碎的，而美好的瞬间总能随着时光的光束，聚焦在记忆最亮的一处。无论我们离家的脚步走得多远，它始终静静等候。如今，我们的老屋已被夷为平地，木槿与黄荆叉也早就不见踪迹了。而妈扦插补篱的身影，二婆将取黄荆子的模样，我总是难以忘记。纵使风物变迁，每每想起，心底总有篱墙花影的踪迹。

